

經部

左傳折諸卷十四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撰

襄公

謂之宋志

南史於禪代之際故君遇弑而殂有國志書法曰宋志也齊志也梁志也皆本左傳左傳之文一曰謂之鄭志一曰謂之宋志而用意不同鄭志之書同于南史宋志之書則異矣曰鄭志者譏其處心積慮成乎殺所以誅

莊公之心曰宋志者不許其竊邑叛君以徼大利所以討魚石之罪

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

則堂曰齊桓糾合諸侯不以兵車次于召陵問楚之罪不戰而楚服矣晉文自城濮一戰之後未嘗輕用諸侯之師霸者豈以屢戰為功聖人亦不以屢戰而許人以霸晉厲既勝于鄢用師不戢以逮于亡悼之立自當息民安諸侯先為自治之計今彭城之師始班而伐鄭之

從繼起十三年之間十以諸侯之師伐鄭或連歲而再舉或一歲而兩興師既得鄭又伐秦無寧居之日齊桓晉文用諸侯不如是之甚也至於輔強臣以抗其君奬篡賊以成其亂自是而後中國之政皆自大夫出其君拱手而不敢問篡弑相踵晉悼實啓之儒者惑于左傳之浮辭不原春秋書法此最讀經一大病

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

元和志呂梁在彭城縣東五十七里呂留者呂梁也家

語孔子觀于呂梁懸水三千仞流沫九十里魚鼈不能游蔡仲默誤引以注治梁及岐胡朏明錐指辨之甚詳明嘉靖中始鑿而平之以避運道

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

讀禮通考頌琴明器之屬即既夕有燕樂器周官𢊁樂器檀弓琴瑟張而不平是也

子罕當國子駟為政

正義曰子駟為政已是正卿知當國者為攝君事矣鄭

介于晉楚國家多難成公顧命使之當國非常法也厥後子產為政子皮又言虎帥以聽亦當國之意又按漢唐宰相皆稱執政宋官制宰相之下又有執政宰執之稱二而非一蓋自陶穀對太祖下宰相一等官為參知政事者也鄭有當國又有執政似啓其端

官命未改

子駟本欲從楚而反請息肩于晉蓋知公必不背楚遂假臨後之語以脅諸大夫并僖公之口官命未

改悍不可違左氏特窺其微故能寫出

請城虎牢以偪鄭

昔人論要害我得之可以據守曰要敵得之必受侵凌曰害虎牢之為要害戰國初三晉將分智氏段規謂韓王分地必取成皐一里之厚而得千里之權韓果得成皐而强未幾遂并鄭春秋初鄭先以滅虢叔而屬制矣制巖邑滎陽成皐皆在其處晉之得以城之者合諸侯以公之鄭勿敢抗也厥後劉項兵爭袁曹討董卓皆戰

於其地胡康侯曰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

又

王應麟曰齊晉之霸皆先服鄭范雎李斯之謀皆先攻韓蓋虎牢之險天下之樞也在虢曰制在鄭曰虎牢在韓曰成臯虢叔恃險而鄭取之鄭不能守而韓滅之韓又不監而秦并之秦之亡也楚漢爭之在德不在險信

夫

又

賈至虎牢關銘序曰漢祖守之臨山東坐收三齊強楚躑躅而不進太宗據之以拒河朔克平醜夏偽鄭袒縛而請命維兹虎牢天設巨防功在坤下拒在離旁昏失以滅聖憑而王

楚公子申為右司馬

君能用臣則安君不用臣則危至君為臣用是益之危

也君能討臣則治君不討其臣則亂至君欲討其臣而不得是益之亂也又有國惟臣用而君不知以臣討臣而君不問遂使君寄命于臣臣制命于君而國不知為何國矣齊桓于管仲晉文于狐偃楚莊于蔿敖君用臣者也宋襄于子魚吳夫差于伍員不用臣者也二五耦費無極則君為臣用矣楚鬬宜申追舒晉顛頡祁瞞君討臣者也魯翬宋華督晉趙盾欒書君不討其臣者也季孫意如公孫彌牟君欲討臣而不得矣齊景公晉平

公頃公娶國于崔杼陳無宇魏舒趙鞅而不知晉士匄滅欒盈趙鞅滅范中行齊陳無宇滅欒施高彊而其君不問於是陽生俱酒爲田氏六卿所制廢立死生惟命篡代相尋悲夫

至于衡山

鳩茲蕪湖也衡山杜注以爲在烏程此本吳壤若楚師至此直傳吳閶矣况湖州蕪湖相去幾二千里故昔人多以爲疑愚謂衡山當灊山之訛蓋三代以衡山爲南

嶽漢武改之于灊山昭四年司馬侯對晉侯稱四嶽三塗疏云衡山一名霍山廟在廬江灊縣尤爲明證屬皖郡地去蕪湖祗三百里雖道里既東而西似稍紆迴然略地長驅侵凌宜及形勢固瞭然矣

又

避暑録話顔魯公吳地記云烏程縣境有顓頊冢圖經云晉初衡山見顓頊冢有營卯圖衡山在州之東南春秋傳所謂楚子伐吳克鳩兹至于衡山者也今謂之横

山或疑顓頊都帝邱今濮州是無緣冢在此古今傳流雖未可盡信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何必其都耶

稱解狐其讎也

漢陰興與張宗鮮于裒不相得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橋玄素與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薦球為廷尉私讎不及公古人風義如此

又

劉仁軌為御史袁異式所劾脇使引決及拜大司憲異

式以情自解仁軌持觴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後執
政薦為司元大夫

又

唐介劾文彥博交結宮禁仁宗叱介詔送臺彥博再拜
請留之因亦罷相後再入中書首薦介復召用

午也可

東晉時苻堅強盛朝廷求鎮禦北方者謝安以玄應郗
超曰玄必不負所舉元魏孝文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

陽尼房千秋各舉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
二奚當問来牒
又
唐武后詔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狄仁傑薦其子光嗣
拜地官員外郎以稱職聞后曰祁奚内舉果得人
赤也可
大戴禮孔子曰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興國家無道其默
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所行說苑孔子歎曰銅鞮伯華

無死天下有定矣銅鞮羊舌赤之邑世號銅鞮伯華

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

呂氏春秋祁奚作祁黄羊舉解狐為南陽令而以稱之者為孔子之言

乃盟于耏外

通志畧時水一名耏襄三年齊晉盟于耏是也其源岐淺多涸竭又名乾時莊九年戰于乾時是也于思容齊乘曰時水之源南近淄水詳其地形水脉蓋伏淄所發

土人名曰烏河西北至愚山又屈而逕杜山瀤水入焉瀤水出臨淄西南十八里所謂晝中孟子去齊三宿出晝故又名宿留水又北逕臨淄城北系水出焉系出于淄城西申門即申池水也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

春秋時鄭則子突子忽名善用兵魯則翬慶父季友皆嘗帥師楚之公子圍棄疾齊之公子光亦然皆子弟胄內典兵之可考者晉止申生一伐臯落而被禍後遂無

畜羣公子兵柄歸于異姓矣悼公用揚干安知非任使
手足之意而揚干遽以亂行獲罪且魏絳忠欵非敢為
闕翦宗藩者晉家公室之衰殆有天道耶

魏絳戮其僕

光武舍中兒犯法祭遵為軍市令格殺之帝欲收遵主
簿陳副諫而止與此絶類

又

其琰曰魏孝莊之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

之不止高道穆時為中尉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泣訴于帝帝曰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亦與此相類

臣聞師衆以順為武

視死如歸而有從容和豫之色為是原書為是刪潤總不可知烺烺七十四言與謨誥爭光矣

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

徐健菴曰國容不及軍軍容不及國絳之能立武也晉

侯始怒而旋用之可謂能任將矣齊穰苴斬莊賈漢胡建誅監軍御史唐李光弼殺崔衆皆本諸此

與之禮食

孔疏云食大夫禮以大夫爲賔公親爲之特設禮食世族譜魏顆魏絳俱魏犨之子顆别爲令狐氏顆長而庶絳幼而適也

金奏肆夏之三

此傳魯語亦正同但云金奏肆夏之三杜注周禮以鐘

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疏引呂玉叔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劉炫規之以為未愜文王之三即文王是其一大明緜是其二鹿鳴之三鹿鳴是其一四牡皇皇者華是其二然則肆夏者三亦當肆夏是其一樊遏渠是其二安得復以樊為仲夏之別名耶夫元凱據周禮謂韶夏納夏合之肆夏統名三夏光伯不省韶夏肆夏之名止一肆夏當三夏宜其解之不同也諸家聚訟紛紛

愚惟疏曉其詞義而樂制固不可考

君長誰任其咎

王伯厚曰呂文靖于李宸妃之喪意本于此

季孫為已樹六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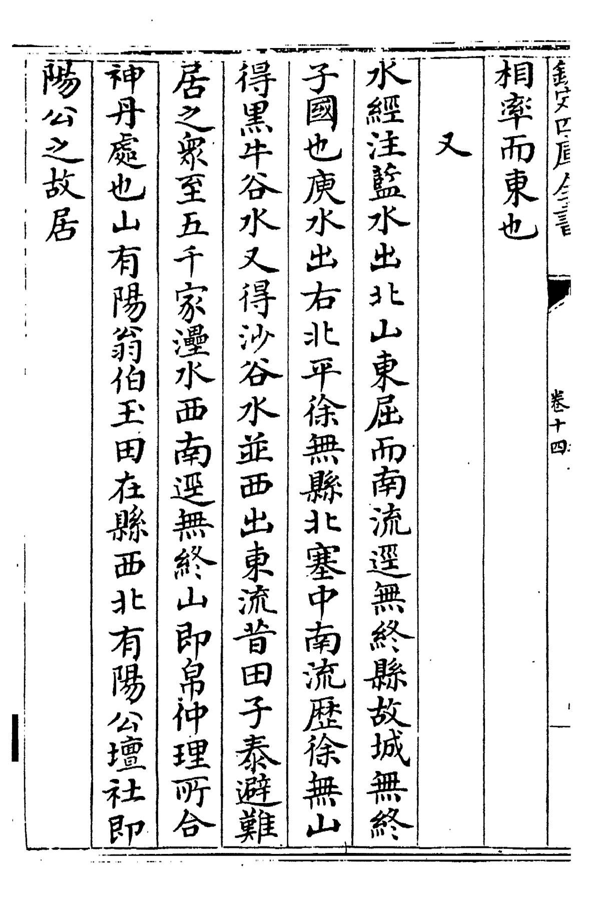
季文子于齊姜定姒二喪其不合禮固也獨其不禁匠慶之用櫝頗有大臣之度且不失人臣之節較之郤至以奪豕而射殺寺人其廣狹固殊厥後意如禘于襄宮侵奪舞佾順逆尤懸絕矣左氏以此嗤之毋乃過乎

公請屬鄫

外傳齊語桓公使諸侯輕其幣而重其禮垂櫜而入捆載而歸此霸之盛也晉文公始得諸侯分曹地以畀與國計雖譎而猶能以利動之至此公然定貢賦使小國悉索將命不敢不從矣于是子產寓書范宣子以論幣重會虒祁而爭班貢魯則請屬鄫以助賦迨宋之盟齊人請邾宋人請滕而吳夫差主盟黃池亦有魯賦八百乘之語霸政之黷貨凌弱流弊如此

無終子嘉父

韋注無終山戎之國今為縣在北平頋亭林曰王田漢無終縣漢書地里志故無終子國浭水西至雍奴入海項羽封韓廣為遼東王都無終水經注藍水出北山屈而南逕無終故城東魏氏土地記曰右北平城西北三十里有無終城無終之為今王田無可疑者然左昭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計無終在太原東北二千餘里遠就太原来與晉戰蓋與諸戎近晉者



相率而東也

又

水經注藍水出北山東屈而南流逕無終縣故城無終子國也庚水出右北平徐無縣北塞中南流歷徐無山得黑牛谷水又得沙谷水並西出東流昔田子泰避難居之衆至五千家灅水西南逕無終山即帛仲理所合神丹處也山有陽翁伯玉田在縣西北有陽公壇社即陽公之故居

以請和諸戎

晉悼和戎關係諸侯叛服是當時極緊要事雖不見經不可無傳然傳為和戎而中間忽揷入晉侯好田半備逸事半顯絳賢半為文妙不必盡以佐經

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

齊桓公致江黃與之同盟而二國卒亡于楚春秋病之唐五季時荆南高季興請附于吳徐温弗受曰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步騎襲之甚易我以舟師泝流救之甚

難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無媿乎魏絳諫伐戎誠大邦字小之善經也迨平公之身楚滅陳蔡弗能救晉遂以此失諸侯矣

有窮后羿

夏自太康為后羿所距下逮少康滅浞王國大亂者九十年羿之初距主于河北猶侯其自崩于陽夏仲康帝相繼立前後五十年若曹操之于漢獻司馬懿師昭之于魏三少帝專政而未嘗代位至寒浞滅相自立此四

十年天下非有夏之天下矣而後世紀夏祚者仍稱四百葉燮作正統論曰浞簒位四十年西漢王莽簒位十八年皆居然得統羿莽之不得有其統者以少康光武之中興不以歷年之久易其没世亂賊之號也史記夏本紀不載羿浞及少康復國之事司馬公稽古録金仁山通鑑前編皆據傳中魏絳伍員之語及楚詞為後人考古之證

启羿自鉏遷于窮石

史記正義括地志故鉏城在滑州衛城縣東十里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盖古有窮氏所遷也

又

閻若璩曰金仁山前編引魏莊子此語注之云鉏在今澶州衛南縣即元和郡縣志故鉏城在滑州衛南縣東十五里后羿本國是也又云窮石不知所在仁山闕疑㝡是盖時夏都安邑鉏去夏都千里窮石又須近于安邑方能因夏民以代夏政朱子注騷夕歸次於窮石今

云窮石山名在張掖即后羿之國則去夏都三千里遠在西北天一隅豈能及夏朱子蓋本淮南子弱水出于窮石之語而傅會之耳事勢殊未可通晉地紀云河南有窮谷本有窮氏所遷也鄅氏水經注平原鬲縣故城故有窮后國也

恃其射也

疏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為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墨子羿作弓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

九日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彃日烏焉解羽歸藏亦云羿射十日也言雖不經要之嚳時有羿堯時又有羿天問又云帝降夸羿革孽夏民明有兩羿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不知此羿名云何　古人往往因術業之精遂襲古人之名秦越人善醫遂名扁鵲亦是此類

又

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

伯明后寒棄之

孔疏寒國名伯明寒君之名也杜注寒國在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齊乘寒亭在濰縣州東二十五里斟亭在濰州東南五十里又壽光縣東南有灌亭

靡奔有鬲氏

靡雖臣服于羿然乃心王室時欲得當以興夏浞之殺羿靡必與謀迨浞篡羿復思有靡靡始復奔奔而立少康老臣用心如此

又

魏叔子曰按羿逐后相二十八年而浞殺羿浞篡四十年少康復辟靡當相逐時為夏臣非幼弱可知身歷羿浞垂七十年然則祀夏配天之日靡當百歲矣上古雖氣運敦龐然年百歲者亦少靡身事賊臣者三十年羿敗而後竄伏草土又四十年靡固有老謀獨不念上壽難倖得此七十年間脱令先少康死則萬世後當與羿大夫唐六臣並列然靡且安然為之何耶

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

沭水經注應劭曰壽光縣有灌亭杜預曰在縣東南斟灌國也平壽故城在白狼水西今北海郡治地理志有覆甑山溉水所出逕斟亭西北今曰狼水京相璠曰故斟尋國禹後西北去灌亭九里薛瓚云按汲郡古文相居斟灌東郡灌是也斟尋在河南北平壽也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皇甫謐曰衛地蓋斟灌斟尋皆有夏同姓之諸侯斟灌近齊地斟尋近衛地善長雜引諸說亦不

能定撮其畧如此　汶水經汶水過淳于縣西北注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淳于杞之别名則斟灌又杞子所封之墟矣

以滅浞而立少康

羿簒夏浞復簒羿浞因羿室而生子復能用兵少康相之遺腹復生后杼又能滅殪計其年歲葢不止三十九年矣禹之明德而不免此故知興衰自天不必盡由人事也

后杼滅豷于戈

避暑錄話湖州之西南有杼山亦隷烏程其旁有夏駕山王村相傳以為夏杼廵狩所至杼夏之七王也禹葬會稽則杼之至此無足怪

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

劉向別錄曰辛甲故殷之臣事紂盖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為公卿封長子長子今上黨所治縣是也

又

疏晉語稱文王訪于辛尹賈逵以爲辛甲尹佚則辛甲文王之臣下及武王但文王之時天命未改不得命百官故以爲武王時太史也　漢藝文志道家者流有辛甲二十九篇

於虞人之箴曰

前概言羿事不專指好田得此一箴便使前語紛紛皆從田出古文黙化只在離合之間後世好手爲

之未免多粘田事矣

又

漢成帝時揚雄倣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箴後亡失九篇後漢崔駰駰子瑗瑗子實世補其闕及臨邑侯劉騊駼太傅胡廣各有所增凡四十八篇廣次而題之署曰百官箴

在帝夸羿

羿在周時猶稱帝何也悼公頗悟只問和戎

戎狄荐居

服虔云荐草也狄人逐水艸而居徙無常處劉炫曰莊子麋鹿食荐荐即草也陸粲曰古字荐薦也漢書終軍傳北胡隨畜薦居蘇林曰薦艸也

貴貨易土

唐宋以來戎狄爲患於中國往往講歲幣使還侵地由其所輕者土地所重者貨財唐高祖始稱帝突厥寇髙陵太宗至便橋讓而退之肅宗時僕固懷恩引回紇至

邠州郭子儀與之定約城西此皆中國全盛之事若石晉少主為契丹所鹵終不能居汴而返中京日縱騎以打草穀為事許趙延壽主中國後雖背之而已身固悒悒也女真既破宋汴京則以張邦昌為楚帝俾王金陵其後入濟南則又以劉豫為齊帝處東平歛兵歸北遼與金之勢可以奄有中夏而不為由非其性之所習耳惟魏武處南匈奴五部于并州諸郡與中國民雜居至一再傳則性氣馴習語言服食無不相通遂有南北朝

之局魏絳生三代而能料漢晉以後若燭照數計名言
真不磨云

國人逆喪者皆髽

士喪禮婦人髽于室鄭注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
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卒斂乃髽去纚而以髮為大紒
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

魯于是乎始髽

喪服婦人為斬衰三年者髽其齊衰期亦髽南宫縚之

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髽之形制禮無明文鄭衆以為枲麻與髮相半結之檀弓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于狐駘始也魯敗于狐駘邾勝于升陘皆死戰者多復以矢相弔以髽皆極言其衆

夏書曰成允成功

王楙野容叢書遯齋閒覽曰春秋襄公五年楚殺令尹子辛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乎不刑因舉虞書成允成功為證又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傳引官占惟先蔽志昆

命于元龜此皆大禹謨之文杜預注曰逸書也是未嘗讀古文尚書耳僕謂當是之時古文尚書未出而預之所引非今之本是以不同如國語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湯誓曰予一人有辠無以萬夫韋昭注皆曰今書無此文其散亡乎又引闗石和鈞王府則有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民可近不可下如此等語甚多韋昭皆注以為逸書按今尚書數處本文具存未嘗散失又如禮記引君陳此謀此猷惟我后之德泰誓

予克受惟朕文考無罪鄭氏注亦以為無此文不知此
文元在杜預之先正與韋昭鄭玄同皆以本文為逸詞
非不讀古文尚書蓋古尚書未行于時故爾且預所見
不獨是也如戒之用休董之用威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慎始敬終終以不困皐陶邁種德念兹在兹聖有謨
勳明徵定保如此等語預皆注為逸書又如穆叔舉泰
誓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預注今尚書無此文諸儒疑之
按諸語具存今尚書中聖有謨訓作聖有謨勳註謂聖

哲有謀功者此一字與今不同

有陳非吾事也

此即管仲不欲服江黄之論宋太祖謀混一天下獨後取河東惟深識大勢者乃能為此言

子罕善之如初

疏子罕論子蕩之罪言亦宜逐善之如初不復逐也向戌欲盖華臣子罕不惡樂轡皆忍忽求安之事服虔曰是謂茹柔吐剛喪其志矣

莒人滅鄫鄫恃賂也

姚舜牧曰按鄫世子巫襄公母姊妹之子俱杞出鄫後夫人莒女也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故鄫世子巫託于魯魯命叔孫豹與之如晉以定其位既魯以為不利而辭之巫無所依為莒所殺謂莒人因鄫子欲立外孫助之去世子巫立其所自出滅其宗祀可也謂鄫子以莒君之子為後云莒人滅鄫非也左傳鄫恃賂也語自分曉如穀梁

之說則經當以鄫子自滅爲文此莒人二字何著落且
五年鄫世子巫又何著落耶

萊人使王湫帥師及正輿子軍齊師

荀子萊不用子馬而齊并之楊倞註正輿子字子馬夫
正輿子既帥師以與齊戰非不用矣軍齊師而得敗反
致滅國孫卿以爲萊不用而并于齊未可考也

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也

馬貴與曰古者一歲郊祀再舉正月之郊爲祈穀月令

及孟獻子所言是也十一月之郊為報本郊特牲所言是也

啓蟄而郊郊而後耕

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鄭注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與傳符合黄東發曰孟獻子歸咎于既耕而卜蓋不知天之不享其僭也

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疏耕謂春分也啓蟄即當卜郊不得過春分言魯之用

郊必在建寅之月此卜在春分之後故獻子譏之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二文不同必有一誤

故季氏城費

姚承菴曰當時知有季氏不知有公季氏知有家不知有國其城費也若以為公事然是可歎已經故書城費以別于城郎城中丘者

又

叔仲帶之請城費所謂縕崇滋蔓也至孔子墮費則將尋斧斤矣故胡氏傳有履霜之戒

晉韓獻子告老

避暑錄話賜告予告孟康解漢書以爲休假之名非也告者以假老於上從之或賜或予故因謂之告左傳韓獻子告老豈亦假耶顏師古以爲請謁之言是也然謂謝病謝事亦爲告則非謝者置其事與言病而去爾古文皆相因爲義可以意通

孫子無辭亦無悛容

林父之冥頑凶悖蓋與齊慶封相彷始則定公惡之繼乃獻公嗣立又惡之一身而獲罪前後二君厥子蒯又見惡國人濟惡至于二世魯之決其亡者爲叔孫豹賢德著於列國而穆叔已身不獲令終禍延于二子丙壬林父據戚叛君竟保首領憸人之多幸賢者之多不幸皆世道之不幸也

楚人來討能勿從乎

此即子駟之本謀僖公從晉子駟從楚故弑僖公既
弑而楚兵不來文迫羣公子之事自城虎牢以來從
無爭鄭之兵鄭欲從楚而無從乃行侵蔡之謀侵蔡
所以來楚獻于邢丘所以塞晉子耳子國二卿子駟黨
同謀弑君故為之侵蔡

以命朝聘之數

李梧岡曰晉為不道定事大之禮自為典制使諸國稟
朝晉聘晉之節前此三年定貢賦此年定朝聘

俟河之清

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于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黄各三日　李康運命論黄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

又

續漢書延熹九年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揩上疏曰春秋注記未有河清而今有之易乾鑿度曰上天將降嘉應河水先清京房易傳曰河水清而天下平天

垂象地吐妖民癘疾三者並作而有河清河者諸侯之象清者陽明之徵豈諸侯有窺京師者乎明年宮車晏駕徵解犢侯爲嗣是爲靈帝建寧四年二月河水又清

宋太宗端拱元年黃河清　大中祥符三年陝州黃河清　徽宗大觀二年黃河清　明正德二年黃河清三百里者三日是歲肅帝生于興獻邸李夢陽詩有黃河先爲聖人清之句

五會之信今將背之

鄭之從晉始于雞澤在襄三年五年會于戚又會于城棣七年鄵八年邢丘皆鄭與會也鄵雖君弑未至實與晉通故子展並列之

請從楚騑也受其咎

當侵蔡獻捷時已打筭停當到此探喉而出正如矢在弦上不能不發弑君不廹羣公子之事亦不能横決至至此也

祀盤庚于西門之外

注以為非禮愚謂盤庚遷都以禦水災故火災亦祀而祈之子産相鄭禳火于玄冥回禄玄冥水神禳之以制火亦同此指

或食于心或食于味以出内火

林堯叟曰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是謂出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不見則禁民放火是謂納火劉用熙曰食于心食于味猶食邑之食謂封火正于火之分野使掌出納之政令非如注謂死而配食也下云

以出納火則不在既死之後又下云火正閼伯居商邱甚明

咮為鶉火心為大火

爾雅咮謂之柳柳鶉火也南方朱鳥七宿之一鶉火之次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東方蒼龍七宿之二大火之次

遇艮之八

朱子曰穆姜東宮之占只是遇艮卦之六爻不變者但

乃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史強謂之隨之說以苟悅於姜耳傳者記史之言而曰是謂艮之隨明非正法之本然也然九三上九亦是陽爻又屬可疑愚謂晉公子貞屯悔豫皆有陽爻而但謂之八舉一以見爾但穆姜據卜史之妄告以隨彖辭自釋而其占竟驗亦周宣占夢芻狗誑言之效

史曰是謂艮之隨

汪鈍翁曰隨反體為蠱醫和所謂女惑男者以擬穆姜

之為人亦甚類矣又互體為艮為巽巽入艮止入而止焉此其兆皆不能出彖辭雖无咎於穆姜何有史之云然殆阿姜意而為之諱也或謂艮之隨亦隨之艮則艮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又皆不可出之象

元善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

歐公詩本義穆姜始筮時去孔子之生尚十有四年是文言先孔子而有不然左氏不為誕妄也

又

語類楊至之問左傳元者善之長等句是左氏引孔子語抑古有此語曰或是古已有此語孔子引他也未可知左傳又云克己復禮仁也克己復禮四字亦是古已有此語

當今吾不能與晉爭

東萊曰此一段當以邲之戰參看當時楚莊王方強如晉士會欒書能歷數楚國之德刑政事卒乘軍旅之事

士會欒書不在楚之朝言楚之政如親歷楚之朝子囊不在晉朝言晉之政亦若親歷晉之朝蓋其國各有腹心之臣互覩兩國之政不敢輕略故如此凡一盛一衰一治一亂其腹心骨髓一一見得是以晉楚之霸業各至百餘年如陳隋之際一在江南一在江北但有一江之隔隋修德政欲取陳而陳憒然不知以是見國之有人無人也

冬十月諸侯伐鄭

此傳録于晉伐鄭之下蓋言分軍逆來武子三駕之定謀也而公子騑趨晉一段儘力描寫已為後之反覆地則知傳家之意全注公子騑自弑君以至侵蔡貞伐晉數傳總讀則頭腦井然騑之意主于從楚而弑君審矣

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

頴濵曰伯者之盛能不用兵以服諸侯為難悼公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其勢足以舉鄭而却楚中行偃欒

黶之徒欲戰者衆矣知罃為中軍將遷延稽滯故不與之戰卒以敝楚而服鄭此知罃不用兵之功也胡氏亦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智武子明于善陣之法屢與諸侯服鄭楚輒救之而不與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毛奇齡有三駕而不敢與楚爭之説奇創不合事機要當以𢘿胡兩先生之論為得理勢之宜

又

承菴曰齊桓次陘之伐在服楚晉文城濮之戰在勝楚

晉悼三駕伐鄭之師在敝楚時勢不同而所以制之者亦異出于不得已耳

及其大夫門子

疏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其正室皆謂之門子康成云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是卿之適子為門子也

閏月戊寅

杜注以長歷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月當為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為

閏晉人三分四軍更攻鄭門門各五日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之輒五日凡十五日鄭不服明日戊寅濟于陰阪復侵外邑也

君可以冠矣

郊特牲篇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鄭注夏以上諸侯幼而即位猶以士禮冠之古者五十而後爵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天子之元子亦同于士而況諸侯大夫乎儀禮有士冠禮無諸侯冠禮大戴禮乃有公冠篇季武

子對晉悼公數語亦可補諸侯冠禮之闕孔疏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則十二加冠與魯襄公符合至漢昭帝八歲嗣位元鳳四年年十七帝加元服此天子即位後加冠可考之始而東漢安帝東晉成帝穆帝以下不勝書矣

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

家語邾隱公既即位將冠因孟懿子問禮于孔子孔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行冠事必于祖廟以祼享之禮將

之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成王年十三而嗣立周公攝政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于諸侯使祝雍作頌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衮職欽若昊命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

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

此荒政也前云秦侵晉晉饑弗能報蓋方有事于東方之役無暇西師然不能已于伐鄭者晉楚之爭諸侯勢

不可以緩秦助楚而擾其西猶之吳助晉而撓楚之南
白刃當前不救流矢固先圖其急者矣

左傳折諸卷十四

左傳折諸卷十五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撰

襄公

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

方麓謂偪陽及柤皆在今沛縣乃吳入中國之要路會吳于柤遂滅偪陽蓋為吳開道也封向戌之說非其本謀媿菴西銘兩説皆同愚按此説與成八年楚伐彭城之説相闗實春秋末造晉楚吳越地形時勢之確論晉

竟以偪陽予宋于是沛泗諸邑皆為宋有宋所以入戰國而得附于七雄之後並列短長書中鄭不能有虎牢成皋巖邑為三晉韓所分有而鄭遂見吞于韓形勢要害所繫固不重哉

聊人紇扶之以出門者

呂覽孔子之勁舉門之關而不以力聞此其家承有自歟

蘇而復上者三

隋征高麗衝梯竿長十五丈驍果沈光升其端臨城短兵接殺數十人高麗競擊之墜未及地適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

請以桑林

書傳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湯乃翦髮斷爪以身為牲禱于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或謂禱桑林以得雨遂以名其樂　莊子合于桑林之舞　淮南子湯旱以身禱于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而禱之

生秦丕茲事仲尼

堇父鄹叔以力相尚丕茲孔子以德相師

子駟為田洫

東萊云四家侵占以溝洫為田子駟要整頓田洫把四家田再開蓋周室井田廢壞于此已見其端田洫自古有之若仍舊制何緣喪田必其間嘗有侵削子産取田疇而伍之遂以得謗世徒知商君開阡陌殊不知其漸已久若使原不曾壞商君亦未能盡埽先王之制也愚

按西漢王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孫寶爲冀州刺史按驗發其姦魏清河平原爭界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王時圖以決之曹爽信清河民之訴云不可用豪强兼併千古同然一經釐正必大致讐怨宋賈似道于浙西蘇湖常之間設爲公田後遂以其租額爲糧額三吳征斂數倍于他邦至今弗可改矣

請爲之焚書

魏冰叔曰上立法而下不順吾又因以焚書則毀法以求悅于衆者惟日而不足也褚衣冠伍田疇則不為少恤何歟竊觀國成子之犯衆怒以伸法雖力行之期年之時而未始不優柔于旬日之內子孔代子駟當國猶子皮初授子產為政之時是故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先之中又有先焉將動愚色敬慎如是眉山氏引論語以賛之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

牲用備具

愚菴曰書微子犧牷牲用孔傳云器實曰用觀此傳文牲用明為二事杜獨言犧牲誤

其能來東厎乎

愚菴曰說文厎下也東厎若漢馮異傳所云崤底杜訓厎為至難通

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圭竇乎

沈約宋書恩倖傳論郡縣掾史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

由世族自魏至晉人才升降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古今用人之通弊三代之論蓋已歎之

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

周密曰南人尚左北人尚右或問孰為是檀弓鄭氏註云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老子亦云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又曰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河上公註曰而居陽以其不專殺尊而居左以其主殺也吳世傑漢

書刋誤云凶事尚右孔子有姊之喪之事也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注謂車上貴左乘車則貴左兵車則貴右乘車君在左御者在中兵車君在中御者在左左傳韓厥代御居中杜註自非元帥御皆在中將在左乃知兵車惟君及元帥然後尚右其餘將軍亦尚左而已按古人主當阼以右為尊而遜客已居左左非尊位也後世以左為主位而貴不敢當則以左為尊如魏無忌迎侯生而虛左也地道陰尚右故後世之祀以右為尚今

宗廟亦然左傳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則以右為重且大者漢右賢左戚他如左官左遷又皆以左為輕或謂左手足不如右強故論輕重者必重右而輕左

作三軍

魯之有三軍見于費誓三郊三遂孔疏一鄉為一軍大國三軍出自三鄉三郊三遂謂三鄉也自伯禽時始之至僖公而未嘗替故閟宮有公徒三萬之句今疏左傳

云文公以來減為二軍未免臆測季武子作三軍裂公室而與叔孟瓜分之若前此之三軍止戎旅徵發之事田賦土地固全屬公也晉文公作三軍悼公作四軍其臣若狐先欒郤命討無恒莫非君自為政迨平公欲以程鄭易荀躒屠蒯以為諫于是六軍不可搖動矣齊桓公時國子高子與公各帥五鄉即三軍之制已而崔慶欒高更遞擅政迨陳恒而始歸于一莫敢抗衡魯之政臧文仲嘗執之文公之薨仲遂與叔仲彭生並政彭生

死而東門遂政獨歸于行父叔孫僑如固嘗覬之以致出奔豹之歸國才品錚錚屢嗟喈乎季氏故季欲作三軍所畏者獨叔孫氏耳作三軍舍中軍皆乗兩君幼弱襄公之立纔七齡十一年甫踰成童昭公之立十九歳再五年亦血氣未定之時厥後方城之不入長府之致討二君年長積不平之所致也毀中軍于施氏成于臧氏巳所欲為而匿其名指使支黨發之若王莽風令王舜陳崇上書請立莽女為后及加賞安漢公之類

又

季武子作三軍魯之有中軍明矣後舍中軍四分而擇二則中軍仍在季也因清之戰冉求帥左師孟孺子洩帥右師杜注遂以左屬之季右屬之孟而謂別有叔孫氏之軍此甚不然春秋凡稱二軍者尊者嘗居左與上晉獻公自將上軍季良曰楚人尚左君必左也追楚既有三軍鄢陵之戰苗賁皇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此瞭然矣清之役二子皆不欲戰孟武叔激于冉子之言

退而蒐乘故敵齊止二師而季以班尊帥左鄭莊公拒王于繻葛曼伯為右拒祭仲為左拒中軍奉公吳楚戰于雞父中軍從王公子光帥右掩餘帥左皆平日未有三軍臨事而置之國語夫差會黄池明著其有三軍矣及與越戰于笠澤越王令中軍右軍涉江鳴鼓吳乃大駴亦中分其師以禦越此時之三軍安在哉鄢陵之戰楚自有三軍復為左右乘廣右拒逐晉之下軍左拒從晉之上軍戲之盟晉荀罃曰吾三分四軍以逆來者此

皆臨敵置陣之明驗至于制國之法不復變者則晉以六卿將三軍分國為六齊之國子高子與公各帥五鄉分國為三季武子作三軍舍中軍亦三分四分其國則土地人民賦斂户籍皆繫焉不可以一時之陣法牽互而論

三子各毀其乘

疏往時民皆屬國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采邑之民為巳私乘如子産出兵車十七乘之類今三分公

室所分得者即為巳有不須更立私乘故三子各自毀壊舊時車乘部伍分以足成三軍

以其役邑入者無征

疏役謂共官力役今之丁也邑謂賦稅今之租調也

又

嚴開止曰魯本二軍今作三軍者季宿之謀三分公室而專有之也古者兵出于農農隷于土作三軍非徒毀其乘以足軍各有一軍則遂有其民既有其民則遂有

其土有其土則賦不入公故曰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有其民故曰使半為臣使盡為臣没其土與民之名而曰毁乘以足軍季宿之巧言所以播于國中而書于史策者也宿敢欺其君而未敢頓欺夫二氏故猶有各征之言實則取二之謀已為叔孫之所料矣故曰作三軍為專魯之始事也

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

開止曰展之從晉其本謀也何不明告于諸侯以從晉

而故為是狡獪之謀哉噫此未可一二為俗人言也當是時三卿雖死子孔當國孔非專一之人也展若主從晉之說而國論未一孔或别有狡謀事機之會能保其較然畫一乎惟惡宋以致諸侯之師又從楚以致諸侯之怒使晉再見其强楚再徵其弱而後上下之情始一是展之難難在内不在外也所謂謀國之苦心可與晉言而不可與衆語者也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

魏武平荆州得漢雅樂郎杜夔傳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北周太祖破荆州大獲梁氏之樂乃更為九夏之奏安禄山作亂據長安得明皇舊樂官大合樂于凝碧池前蓋劉表居荆東漢之舊臣遺籍多得之蕭梁南朝遁嬗元帝又號中興曹氏宇文氏有意修復舊章古音舊樂必于此取之唐則開元樂工之盛又所不待言春秋之鄭孔子以放淫聲惡之然其樂工之擅長亦鄰封所不逮此以賂晉侯未幾更以師茷師慧賂宋音樂之

著名于此徵巳

歌鐘二肆

陳氏樂書曰小胥之職正樂懸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蓋縣鐘十二為一堵如墻堵然二堵為一肆宮懸四面象宮室王以四方為家故也軒縣缺其南遜王南面也判縣東西之象卿大夫左右王也特縣則一肆而巳象士之特立獨行也郊特牲譏諸侯宮縣衛仲叔于奚請曲縣豈

諸侯軒縣歟楚子享郤至為地室而懸焉豈大夫判縣歟鄉射笙入于縣中西面則東縣磬而已鄉飲笙入磬南則縮縣而已豈士特縣歟通禮儀纂曰軒縣三面歌鐘二肆判縣兩面歌鐘二肆特縣一面惟磬而已

子教寡人和諸戎以正諸華

毛子晉曰魏絳和諸戎而後服諸華孔明定南人而後窺中原先着後看易地皆然

八年之中九合諸侯

十年十一戰宋殤以之獲弑八年九合諸侯晉悼以之復霸皆汲汲不遑寧處而善敗懸絶然則為國者宜何從曰齊桓公兵車之會六衣裳之會十有一合好與合爭得失所由判也始之以連諸侯為春秋之所由始終之以失諸侯為春秋之所由終甚矣霸者之有功于天下也

又

九合諸侯者襄五年會戚一也再會城棣二也七年會

鄬三也八年邢丘四也九年戲五也十年柤六也又戍鄭虎牢七也十一年亳八也此會蕭魚九也晉語又曰于今八年七合諸侯不數救陳與戍鄭也自襄四年至十一年為八年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

先儒以此篇所稱庶長及僖五年宮之奇曰虞不臘矣襄二十二年子產見于嘗酎之語疑左氏戰國時人按秦官之有庶長猶楚之有令尹宋有司城列國自為爵

號不遵周制春秋時固然無足怪臘之為秦制而見之于虞酎之為漢制而見之于鄭誠攷古者所宜討論耳

秦制爵二十等從二十至一一為最下十一右庶長十左庶長言為衆列之長

臨于周廟

顧亭林曰杜注周廟文王廟也昭十八年鄭災徙主祏于周廟注厲王廟也伯禽文王之孫鄭桓厲王之子其就封而之國也特立一廟以祀文王厲王謂之周廟漢

有郡國廟亦倣此而為之漢高帝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薄昭與淮南王書臣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于大王之手同此制也

及姑姊妹

疏釋親父之姊妹曰姑樊光曰春秋傳云姑姊妹則古人謂姑為姑姊妹若父之姊為姑姊父之妹為姑妹列女傳梁有節姑妹入火而救兄子是謂父妹為姑妹也

為夫人寧禮也

杜注諸侯夫人父母既没歸寧使卿北魏胡武靈后數
幸宗戚勲貴家崔光諫以為夫人父母在有歸寧没則
使卿寧葢援此禮

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

晉再世復霸文公悼公之賢得力皆在用人獨于屏藩
周室强幹弱枝之道則未之講無畜羣公子𤓰之貽厥
不臧愚既極論之矣緜上所命之六卿惟欒氏族滅智
盈承其乏即末年亂晉之六族也文公始霸諸名臣原

郤並倚宗強靈成之間遞取夸儳而趙氏尤跋扈之首以韓厥得復其嗣悼公初政懾于書偃二逆不敢有為至是三駕服楚威靈已震宜知鑒前事以維挽國勢而竟不然明察毫毛而不自見其睫就悼之身以不辨菽麥亂行曲梁兩人為之兄若弟享年三十餘亦未克遐齡平公即位而溴梁之盟與君若贅旒矣豈諸侯十世希不失天意不欲扶霸道之運乎

請為靈若厲

鄭漁仲曰靈者神聖之異名周之東也王綱不振四方解體迨夫靈王周道始昌諸侯服從生有神聖之德死則謚之以靈安得謂之惡名乎語曰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厲與安並德猛則異于是厲非惡也豈有暴虐無親之義乎其曰請為靈若厲者荊蠻不根之論也按楚子麇遇弑謚之以靈不瞑晉侈皐死謚曰靈靈與厲之為惡謚蓋春秋相仍舊矣

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嚴開止曰壽夢之時晉之求吳至矣今諸樊新立挑釁于楚以自取敗晉知諸樊之不足賴遂有棄吳之心且吳楚之釁巳成又無事于晉之數數也故受命于悼假言不德以退吳人自是以還吳楚自為鬬而晉不與焉此晉君臣之狡謀

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

晉獻公又娶小戎子生夷吾惠公者小戎之自出也故戎人見逐于秦而惠公封建其國此稱姜戎氏昭九年

詹桓伯讓晉之辭曰允姓之姦杜注四嶽皆姓姜又别為允姓也

賦青蠅而退

戎能賦詩邁種之才也其唐蔽樂德歌之亞歟

顧附于子臧以無失節

獨孤及曰按季子三以吴國讓而春秋襃之余徵其前聞于舊史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臧之義非公執禮全節使國簒君弑非仁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

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竊惑焉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于上替禍機作于內室遂錯命于子光覆師于夫差陵夷不及二代而吳滅國之覆亡札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誰生之哉

秦人毒涇上流

隋長孫晟擊突厥取諸藥毒水上流突厥人畜飲之多死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宋劉錡救順昌毒頴上

流金人馬食水草者輒病晉桓溫枋頭敗歸自東燕出倉垣七百里間鑿井而飲恐燕追兵寘毒上流寘毒之法非深讐極怨不為秦晉之怨讐深且極矣　庾信哀江南賦水毒秦涇

至于棫林

邲之戰先縠先濟荀林父從之而敗于楚棫林之師欒黶先歸荀偃從之而弱于秦皆帥權不專之故且陷陣馳師亦非兵家正法先軫狼瞫楚子魚皆勝而死未聞

不勝而反者也范鞅之還范匄比之實釀異日欒盈之禍本蓋荀罃没荀偃執政躬犯弑逆以見輕于同寮而悼公蕭魚服鄭之後女樂荒志晚政稍衰此後縱衛賊致齊貳以漸而起是故遷延之役觀世變者宜致思焉

使師曹誨之琴

蔡允恭仕隋為起居舍人工為詩煬帝遣教宮人恥之稱疾不出唐太宗使太常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旨温彥博王珪曰孝孫雅士使教宮人又從而譴之不可

人主以聲色之溺失臣工之心多有是矣

而入見蘧伯玉

陳留風俗傳長垣縣有蘧伯鄉一名新鄉有蘧亭伯玉祠伯玉冢曹大家東征賦覩蒲城之丘墟兮生荊棘之蓁蓁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饗其丘墳惟令德之不朽兮身既没而名存

從近關出

黄石齋曰孫蒯逐君告蘧伯玉伯玉從近關出甯喜納

君亦告伯玉伯玉從近關出崔杼之難晏平仲端委立于門外欒高之難平仲亦端委立于門外二人皆君子也愚謂崔杼欒高其逆亂已成故平仲犯難而赴之孫甯之謀其事未行故伯玉先幾而避之然獻公之失國復國無賴有伯玉故伯玉可以超然于事外景公之嗣位與安其位若無賴有平仲而實未始不賴有平仲故平仲不得不毅然于事中

公出奔齊

林父見逐于定公挾晉君以復位志逞而手滑目無君父遂逐獻公其所恃為奧援者獨與晉大夫相善耳荀偃身弑厲公亂賊之徒互為聲氣晉君誤入其說于是既為戚會復疆戚田終獻之身被逐被執不敢有加于孫氏蓋自雞澤溴梁大夫主盟以來鄭騑齊杼弑逆效尤其所為弑君以說于晉者非悅主盟之君悅主盟之大夫耳大夫之勢成于是魯襄適楚而不欲歸追意如逐昭鞅躒為之蟠互周旋列國一轍君如贅疣此襄昭

之間春秋之局一大變更也

射為背師

即孟子子濯孺子之事而事與名互異列子甘蠅古之善射者弟子飛衛巧過于師紀昌又學射于飛衛既盡衛之術乃謀殺衛相遇于野二人交射矢鋒相觸墜地而塵不揚衛之矢先窮紀遺一矢既發衛以棘刺之端搏之而無差焉佗既以弟犯師林父又以臣逐君適與太康羿浞之事相符亦一奇也

又

朝野僉載隋末嗜君謨善射有王靈智者學射于君謨久之曲盡其妙欲射殺君謨獨擅其美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箭來輒截之末後一矢君謨張口承之遂齧其鏑于是笑曰汝學射三年不教汝齧鏃法耳

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

班婕妤對巫蠱之訊曰使鬼而有知必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語意從此脫出然定姜助逆臣以

逐其子未可與班姬並列

師曠侍于晉侯

漢藝文志陰陽家有師曠八篇

士傳言庶人謗

疏昭四年傳國人謗子產周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為謗或有妄謗人者則謂之誣今世遂以謗為誣俗易而意異也周語云庶人傳語是庶人亦得傳言以諫上此有士傳言故庶人謗以為差等耳

會于戚謀定衛也

則堂曰自悼用師于鄭衛衎無會不在無戰不從今為臣所逐晉當會諸侯納衛君誅孫甯以伸霸討乃盟主之職也既不能然反聽賊臣立君已為會以定其位前既置鄭賊而不討此復奬衛盜以成其篡此豈特桓文之所甚惡楚雖無道猶未至隳壞名檢茍以悅人若晉悼君臣之所為也

遺言謂子庚必城郢

吕夷簡傳契丹兵壓境范仲淹乞奏城京師以備狄衆是其說惟夷簡以為非曰雖有契丹之虞設備當在河北奈何遽城京師以示弱乎乃建議河北因修其城池增置守備示親征之意且曰此子囊城郢計也卒建議北京識者韙之

子有令聞而美其室

韓非子孟獻子之晉叔向問之曰子無二輿二馬何也又曰獻子聘于晉宣子觴之三徙宮懸不移而具宣子

曰子之家孰與我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此與美宅之說大相逕庭然當獻子之世顏淵未生叔向以襄十六年始為晉平公傅而孟莊子即于是年徼齊師見于傳蓋獻子已老矣十九年而卒恐未及與叔向周旋韓子之書妄也

詩云嗟我懐人寘彼周行言能官人也

毛詩序卷耳后妃之志也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

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于嗟我懷人二句傳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鄭箋周之列位謂朝廷臣也丘明引詩正合此解朱子註鄭衛雖概斥之為淫奔有左傳事實頗多倚為證據于卷耳之章荅劉平甫書亦用其説至作章句乃更削改而以為后妃思君子

又

荀子解蔽篇引采采卷耳四句而説之曰傾筐易滿也

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古人斷章發議往往如此若後儒研經不可意為武斷

慧曰無人焉

漢沈景為河間相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景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耶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王慙而更服蓋祖師慧語意

又

諷言即出自矇口故易入然難得在聞如此言其不聞于當事者多矣

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李竹湖曰晉悼公其猶有君子之資乎更事變未多閱義理未熟也乃能忠信而不迫堅忍而持重稍知以道養其心者九合諸侯則勤于安夏也三分四軍則謹于用民也不登叛人則識名義也稟命王官則知所尊也屈巳和戎則不貪功夸狄也雞澤之名諸侯曰寡君願

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以謙德臨之也故十三國相與周旋不令而從鄭子展曰晉君方明必不棄鄭以誠心待之也故五會之信至于蕭魚而終于不盟楚之子囊亦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其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威服乎强敵也故三駕而楚弗敢與爭惟能服諸侯而不能杜大夫之漸魏絳荀罃老成殂謝荀偃士匄欒黶不睦于棫林命之曰遷延之役不能振前之亶淵且啟後之溴梁强家執政于是乎始蓋時會為之乎

我以不貪為寶

崔挺為光州刺史掖縣人年踰九十詣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美玉方尺四寸藏之海島垂六十年忻逢明政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為寶遣船隨取光潤果然乃表送都

改服修官烝于曲沃

通典諸侯五月而葬今晉悼三月便葬遂合諸侯燕會使大夫歌舞皆非禮也

又

朱子答范伯崇書王制喪三年不祭人事之重莫甚于哀死有喪者之毁如不欲生則祭雖至重亦有所不行蓋祭而誠至則忘哀誠不至不如不祭之為愈况麤縗不可以臨祭又不可以釋衰而吉服湨梁之事戰國禮變蓋三年之喪諸侯莫之行久矣

宴于温

周穆后崩景王宴荀躒叔向以樂憂譏之晉昭公宴齊

衛鄭諸君子產相鄭伯辭于享以簡公未葬君子謂之得禮今晉悼公以十一月薨三月而會溴梁未及期年也平公與諸侯宴于溫且歌且舞其不謂之以喪宴賔乎其于撤懸祥琴之禮合乎否乎自雞澤至此大夫再自為盟君若贅旒晉平荒淫之主荀偃弒逆之臣羊舌肸為傅而不能匡君以禮行事悖亂若此

齊高厚之詩不類

晉之長為霸者以六卿之長皆民譽患乃在敝公室以

樹私門魯之季文子宋之華元向戌皆然以權術挾其私智周旋列國不為無力齊則覬覦公室有人而令聞達于諸侯者寂然無有所以桓公敬仲之烈蹶不復振崔慶欒高驕淫悖亂徒為陳氏驅除耳惟國武子稍具骨鯁又以盡言招禍高厚賦詩辱于溫國弱代慭譏于虢列國羣賢皆鄙之直至陳恒而才武錚錚能與荀瑶趙無卹相掎拄遂為戰國威宣之始祖人才之出蓋有數哉

又

徐陵報尹義尚書高厚之詩一何非類

同討不庭

同奬王室文公始霸踐土之盟辭也至是復霸而曰同討不庭意止于爭諸侯無復念王室矣蓋穀梁于是盟曰君若贅旒然公羊以為大夫不臣也豈惟大夫不臣贅旒其君哉諸侯實不臣贅旒王室其大夫乃從而效之觀左氏紀事之文經指亦復釐然

戰于湛阪

汝水經注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西北水東南流歷山下為湛浦方五十餘步湛水之北有長阪即水以名陂故曰湛阪也周禮荆州其浸頴湛康成曰未聞今考地則不乖其土言水則有符經文矣

以寡君之未禘祀

陸淳禘祫說曰此左氏之妄也左氏見經文云吉禘于莊公以為喪畢當禘而不知此本魯禮不合施于他國

左氏亦自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即明諸國無禘可知是左氏自相違背亦可見矣

又

鄱陽馬氏論禘有大禘時禘之分諸侯亦得行時禘引晉人此言亦為時禘之一朱子云春秋家説致死者之主于廟謂之吉禘此即閔二年吉禘于莊公之禮也傳以為非禮者此時莊公之喪未滿故以為譏則合茲晉悼公之喪未畢辭穆叔之請正符禮制又按禮三年不

祭服滿而新主祔廟謂之祫祭禘與祫往往互稱則此之禘正祔廟之禘文二年大事于太廟先儒以為亦魯行禘之一此為晉廟行禘之徵可相發云

又

健菴曰禮大傳言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禘之所由設亦即後世儒者論禘之本也乃許叔重鄭康成輩皆以為三年喪畢之祭得毋與大傳之文相背乎彼見春秋閔二年書禘于莊公以為莊

公之喪將畢故禘以致新死者之主不知此特慶父僭亂之所為何嘗因莊公之喪乎況莊公之卒至是始二十二月其可謂之喪畢乎夫以慶父一時犯分之事而後人乃據之以為典要何其謬也陸氏之言深得制禘之意

衛孫蒯田于曹隧

爾朱榮好射獵列圍而進雖險阻不得迴避若一鹿逸出數人殞命唐賈耽留守東都淄青節度使李納蓄異

志耽奉優詔許獵近郊每從數百騎入納境納大喜德與不德之分與情向背若此孫蒯助其父以逐君驕縱淫獵得免于陳佗之見殺幸矣晉人執之屯留差强人意

姑又使其刑臣禮于士

一夙沙衛也齊則殖綽郭最甘為晉禽魯則臧堅寧抉杙而死中村之人事關宦竪莫不傷氣况忼慨之士乎

瘈狗入于華臣氏

通考華臣弱臯比之室大亂國政炕暴失義故犬禍至以奔亡也

為平公築臺

伯厚曰戰國策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子罕釋相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韓非乃云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刼李斯亦云然考左傳與宋世家並無刼君之說則非斯所云妄矣

澤門之晳

意即孟子垤澤之門

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

媿菴録曰凡共事之人莫善于分謗莫不善于獨為君子

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

喪服篇子夏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苴絰大搹左右在下去五分一以為帶苴杖竹也杖

各齊其心皆下本絞帶者繩帶也菅屨者菅菲也外納居倚廬寢苫枕塊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傳載晏子之所行純乎禮者矣鄭注凡服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在要皆曰絰賈疏三升布以為衣裳不言裁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記三年問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雜記縣子云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

非大夫之禮也

疏雜記云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

如士服士為其父母兄弟之喪服如士服晏子父始卒未為大夫晏子反時以從正耳家老不解據時所行而譏之　漢藝文志儒家者流有晏子八篇

唯卿為大夫

家語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辟害也不以已是而較人之非孫辭以辟咎義也邵二泉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今以卿大夫有異禮何居斯蓋起于周之衰也衛慕布魯慕縞魯衛之所謂禮也晏子不斥時失禮而曰唯

卿為大夫此異詞以避咎也

又

雜記馬昭答王肅引記云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服如士服是大夫與士喪服不同肅云無等則是背經說也張融評云士與大夫異者皆是亂世尚輕涼非王者之達禮鄭云周公制禮之時則上下同服喪制無等乃後世以來士與大夫有異故記者載之云

又

健菴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天子且上達大夫安得獨異雜記所云當是末世之弊觀孔子論晏平仲可知鄭氏亦言大夫與士異者止疑麤衰縷在齊斬之間王肅致疑在喪斂時弁絰素委貌之異然則服或有精麤而喪期則未之有改也馬昭反斥為背經孔氏亦詆其不通非以不悖為悖者與

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

劉向别録辛甲事紂諫而不聽去之周文王封之長子

漳水經堯水自西山東北流逕堯廟北又東逕長子縣故城

又

劉氏曰晉能知石買之伐曹為惡矣未能知孫蒯之逐其君之惡也然則無如重丘人之詢孫蒯揭大義以告之

執孫蒯于純留

漳水經注故留子國也潞氏之屬史記趙肅侯奪晉君

端氏而徙之此矣

公以戈擊之

荀偃夢晉厲公戈擊其首沈約夢齊和帝劒割其舌皆平生疚心之事將死而自訟也

見梗陽之巫臯

高詡為慕容皝謀伐宇文逸豆歸曰伐之必克而不利于將吾往必不返然忠臣不避也皝遂擊逸豆歸滅之詡中流矢卒詡善天文其前知若此鄧曼之決楚武王

侵隨獲成而斃于行以人事也巫臯之告中行偃占夢之技又在人鬼之間矣

又

西溪叢語段成式作諾臯記又有支諾臯意義難解左氏傳晉荀偃將伐齊夢與厲公訟走見梗陽之巫臯巫告以宜有事東方獻子許諾諾臯二字似取諸此

沈玉而濟

方紫陽曰爾雅濟川曰浮沈晉公子投璧于河鄭駟帶

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王子朝沈周之寶圭于河蔡侯及漢執玉而沈皆浮沈之玉幣也

尋湨梁之言

爾雅八陵湨梁莫大于湨梁疏引詩傳云石絶水曰梁以土石為隄障絶水者名湨梁之盟在十六年杜注湨水出河內軹縣

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郡縣志故長城首起鄆州平陰縣一十九里齊閔王所

築觀此則經始實自靈公田齊特繼之增廓耳國策兩言長城鉅防足以為塞括地志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泰山北岡經淄州即西南兖州博城縣北至密州琅邪臺入海　廣里見水經一名光里

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

魏文帝以水軍攻壽春至廣陵吳安東將軍徐盛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自石頭至于江乘聯綿相接數百里魏主臨望歎曰江東未可圖也苻堅寇晉登壽陽城見

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其弟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有懼色兵家虛者示之以實多用此法

齊師夜遁

東萊曰晉之伐齊大戰有二鞌與平陰此二戰難易不同頃公氣吞晉師有滅此朝食之語其臣高固亦曰欲勇者賈予餘勇既敗之後猶能三出三入于晉軍之間郤克解張皆傷矢流血奮而後勝之若荀偃之遇靈公

昏懦之君望塵輒走諸軍略地如入無人之境乃鞌戰敗齊之後齊遂致賂求和授玉入朝為前此未有之事蓋齊已為晉屈矣平陰一戰越二年而始為大隧之盟齊莊既嗣憤然張武軍于熒庭入孟門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蓋全勝倖勝之不同而晉之諸臣前乃協謀後乃異志敵有以窺之也

予殿國師齊之辱也

唐肅宗初置觀軍容使范淳夫引夙沙衛殿齊師為比

蓋宦寺典兵未有不僨者縱其有功亦鬚眉丈夫之所不屑更若吐突承璀李憲童貫倜然以大將處之構藩逆而開邊釁愈不可言矣

衛殺馬于隘以塞道

濟南府志長清縣有隔馬山夙沙衛殺馬阻綽最二人歸路處水經注稱格馬山

兩矢夾脰

慕容恪聞勃海賈堅善射置牛百步上試之堅曰少之

時能令不中今老矣往往中之乃射再發一矢拂脊一矢磨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𠜾綽之兩矢夾脰亦所謂能令不中者也

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

娓菴錄曰凡叙戰事必先述三軍帥佐此散叙于中篇章法一變

孟莊子斬其楢以為頌琴

古之善琴者八十餘家各因其器而名之頌琴居其一

焉其紸十有三形象筝移柱應律宫懸用之合頌聲也

東侵及濰

水經注濰水出琅邪箕縣濰山淮南子濰水出覆舟山許氏説文出箕屋山胡渭曰謂琅邪箕縣之屋山非山名箕屋也

南及沂

水經注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鄭康成云出沂山冡宇記云即東泰山也無沂源可跡雕崖山在縣西北百七

十里南接蒙陰縣界去縣百三十里沂水于此發源俗名狗泉即康成所謂沂山也

齊侯駕將走郵棠

媿菴録曰四年之中六伐鄅而四圍邑又從邾莒以助其虐諸侯之陵暴未有如是之甚者也是以動天下之兵幾亡其國

取邾田自漷水

杜注漷水自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

入泗酈注蕃縣東北平澤泉若輪焉南鄰于灉亦謂之西灉水皆由沛入泗

子庚治兵于汾

司馬彪曰襄城縣有汾邱潁水經注潁水又東南流陂水注之大漴邱城南故汾邱城也非晉絳汾澮之汾

右師城上棘

楚分三路次魚陵者令尹右師不言將名左師言將名而不言左二師分侵中軍獨至城下敘致錯落

讀者欲迷

涉于魚齒之下

湛水經注東逕犨邑故城北昭元年楚公子圍使伯州犁所城者也地有魚齒山子庚之師涉于魚齒之下蓋涉湛水也庾子山哀江南賦地平魚齒城危獸角

我驟歌北風又歌南風

服氏注北風無射夾鍾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律者候氣之管氣則風也

南風不競

後人往往斅此句為隱語謝弘微與人奕其友西南角有死勢傍客唱言曰西南風急其人悟而救之弘微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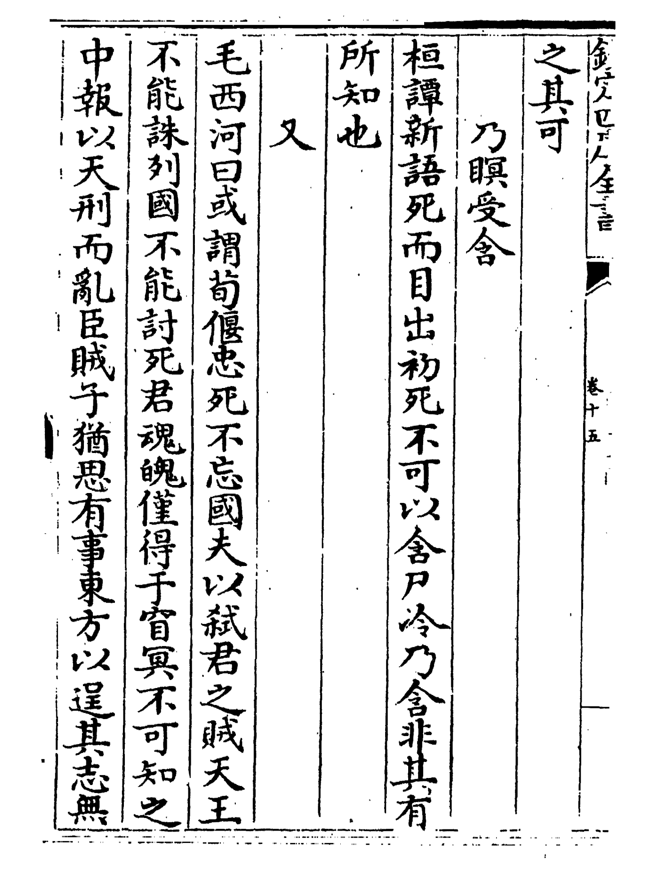
南宋紹興時金遣施宜生來賀正旦時諜者傳金亮南寇之信館伴張燾以宜生本閩人因諷以首丘而微叩其端宜生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叩之曰筆來筆來凡此隱語皆從子野語出

天道多在西北

疏歲星右行于天率一歲一次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距此十一年郤而數之是年在豕韋豕韋一名娵訾當亥之次也周十二月夏之十月月又建亥故曰在西北此即越得歲而吳伐之之說

荀偃癉疽

荀偃之死顯是厲公寃戮而傳意似猶美其伐齊所謂成襄以下好惡之情大與經違者也讀左氏至後半部僅可觀其筆墨而不當復論其情學者分別求



之其可

乃瞑受含

桓譚新語死而目出初死不可以含尸冷乃含非其有所知也

又

毛西河曰或謂荀偃恚死不忘國夫以弒君之賊天王不能誅列國不能討死君魂魄僅得于窅冥不可知之中報以天刑而亂臣賊子猶思有事東方以逞其志無

學之徒又從而忠之則春秋可廢矣

作林鍾而銘魯功焉

季文子以鞌之戰立武宮季武子以平陰之役銘林鍾皆雞披隼翼之智

計功則借人也

魯之借功于人者多矣作武宮銘林鍾皆季氏之所爲而僖公作頌曰荆舒是懲傳誦于奕世不亦恧乎

顏懿姬

左傳國君皆有謚惟吳越未有謚大夫惟魯衛齊晉稱謚鄭則共叔共父定叔國成子陳則原仲閒一稱之他國不稱謚夫人魯衛晉鄭齊宋秦皆有謚楚不稱謚楚之曰文夫人又曰息嬀而不稱文嬀猶宋曰襄夫人又曰王姬而不稱文姬韓夫之稱非其本謚晉文之文嬴秦穆之穆姬則謚也鄭文夫人又曰文芊亦謚也大夫妻不稱謚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敬姜内傳無之

又

王方麓曰婦人無外行于禮當繫夫之謚詩稱莊姜宣姜共姜春秋宋共姬即其義也婦人法無謚也生以夫國冠之韓姞秦姬是也死以夫謚冠之莊姜定姒是也末世别為作謚如景王未崩妻稱穆后皆非禮也

夙沙衛為少傅

自豎刁立無虧靈公復使夙沙衛傅公子牙遂為漢唐季世宦官參預廢置冢嗣之漸

左傳折諸卷十五